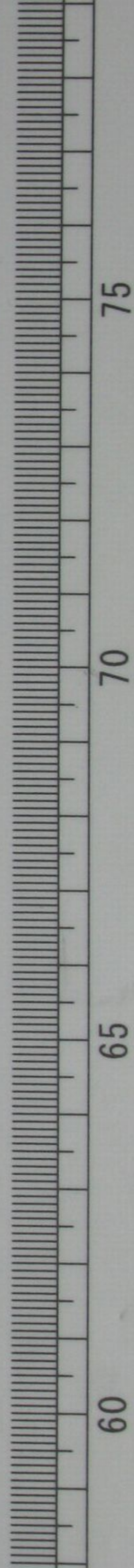


蠟
蝓
雜
記
第
一
之
二

計
六
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96
1



蝥蛸雜記

蝥蛸雜記序

廓然無私者天也而至於二五之妙合鬼神之情狀
露雷風雨之變化獨有所甚秘焉而不欲令蚩蚩者
得以測其倪惟人亦然衾影之地曖昧之端護之也
甚力忽有人焉出其鈎深抉隱之才鼎鑄而鏡懸之
使傾邪醜怪之態百出而一無所遁則夫已氏之忿
且忮而欲得其人以甘心也必不可以終日且不獨
身受者然也廓然無私之表尋且聞而自危曰彼刻
劃于儔類而不已者將唐突于空虛而莫之禁矣於

是挫其才窘其遇俾之顛倒拂逆而無以自存而向
之所謂傾邪醜怪者遂將乘天意之所危而擲掬之
而報復之嗚呼斯人亦何樂爲此鈎深抉隱之談以
自擠於幽憂枯槁之地而爲天與人之所交厄哉雖
然千古之爲快心之文者必其有痛心之事者也嬉
笑之不足而怒罵以繼之微言婉諭之不足而大聲
疾呼以駭厲之其言愈快則其心愈痛是故蘇世作
之而不遑顧也造物者窮之而不遑恤也以爲如是
以爲言我庶幾其一悟云爾若刺史蝨蝨雜記之作
非亦痛心者之一微耶客或曰空言而本諸實事斯
懲創之義昭焉今刺史所言則蜃氣之樓臺蟻封之
城郭已耳於世間法何所裨予曰是何異甘鼎烹者
不知有脯鸞膾鳳之奇而被錦綺者不知有水蠶火
鼠之幻也三閭之放漆園之逃事之質者也而其言
爲香草焉山鬼焉爲景罔兩焉爲不祥金焉必事事
而求實之則三閭固餽糟者流而漆園亦文綉之犧
牲已矣且烏知夫空言之中不有所謂闡合乎道妙
者將使夫已氏自鏡其面目以徐悟其立說之旨於

虫虫来言
言外而又窃幸夫虛假之詞之尙非大書深斥而莫
可揜也則其忿且悵而不能終日者其亦可以赧然
自化也夫是說也予未知有合於刺史之志與否盍
歸而與抑谷子評之
乾隆歲次癸丑臘月朔有二日王兩谷序

蝥蛄雜記卷一目錄

竹勿山石道人著

闕覽

神主變相

場怪

杞僊

楚子苗裔

槐里令

蹶道人

蠟焉日燥大呼聲甚參軍鼻日吾服罪矣毋煨煉爲也
也因繫之獄將俟其穀食而後釋無何一幕客來謁
和見之自稱闕覽自閩中來先世澤仕吳大帝朝諫
行有聲吾慕高義喜爲朋好建言而所投易忤聞公
處分向日燥有非種鋸去之槩是良於吏者願擇木
棲耳和愛其侃直留之署覽有所獻替主人頗不謂
然而事後輒悟和昵一酸棗童木郎覽曰惡未宜斬
不逐去恐禍生肘腋和稍不介意木竟張威武覺而
繩之則乘醉懷繯中刀謀逆矣執訊伏辜而謝覽先
見嵯賈洪氏子願以海物執贄和以諮覽覽曰勿謂
水懦斲則死勿謂賄易貪則殉和躊躇再四雖却洪
請而大難爲情未幾洪坐事株累先承乏者無得免
和脫然又俠女辛四娘殺仇人于路和捕得之將置
於法而覽力爲開網曰薑桂亦自有性况全氣如虹
者耶彼固無德不報矣和故肆切不直覽言卽爭以
去就亦彊而諾後年餘和以模稜諸獄爲憲司所紀
操白簡者夢爲神物詞中餒竟止則辛四娘之力也
和乃喟然曰闕君其有道者乎吾每聞其言驟欲吐

棄既而含咀其味自出視僕如醴無成者為何如相
得益彰實所嘉賴覽因請釋向日燥之囚曰彼能粒
食亦去其疾矣維君實調護之固當漸入佳境自此
和望曰隆將膺鼎鼐矣覽校香却掃惟日與水厄者
為樂旗槍之徒浸淫以漓其性老病扶起一日白醉
卒和為位而哭書其舍曰諍友闕君證果處

雜記氏曰良朋藥石欲茹先吐甚矣諍友之難於
受也故有和君制火之力而後有闕君佐土之能
不然如遠色却金直功名于度外皆骨肉之親不
者以相彊者而媿媿言之卒成悔悟誰謂不難哉

神主變相

衛生慕莊猥薄多詐不良子樂與遊謹愿之士避如
蠶蠶已有刁氏姨適人而新寡質媚麗然不苟倩笑
生先以私戚見姨薄其性屬色未之温也生啣之一
日行市值姨之僕媪自典衣家還以罽裹所贖物生
強顏貼語潛置骨董於褰中則淫搗所藏偽肉具也
媪歸授褰於姨因話遇生刺刺事姨乃背媪而睨視
焉釋然以驚怒欲涕潛而忍之且默未幾生父歿媪

姪羣至姨命駕亦往謂其姊曰喪家治固不易願任
 姊臂指姊感而謝生雖當棘人直私心謂姨也不我
 還棄矣將殯姨託疾先歸而部署內政姊夫婦有不
 悉周者咸預為脩雞鳴將發敦一孝廉方姓者筆其
 神主故事木主盛柙黑帕裏而行孝廉擁臯比薰香
 熟紙細樂哀訴生葡萄捧匣而乞題孝廉阿筆想像
 侍者啟其封瞥見偽真卓立堂上堂下破涕而譁誚
 神主變相矣孝廉投筆勃然曰而畜其父乃穢然前
 輩即生無以自朝人固不涼遂易寸寸三

索木主竟得之生頗敝襦中然孝廉竟言人
 經受杖幾斃焉刁氏姨聞之詣其家長告以始末曰
 彼虐吾以所不能忍不敢言者吾固倍而償也徐夫
 人七首利乎不利

程子門曰諛人之寡妻人且汚其死父輕薄者獨何
 益歟至方君而遇圓相宜乎如柄鑿矣我竟思之大
 噤不已

曩恠

金陵曲某老而淫面糠妻早逝唯漁及汚池耳秋暮

出聚寶門將宿村媼舍道逢一媼自云甄姓業言媒
曲告以鰥久有寡而艷者雖半老亦願偶媼言雍氏
嬪近從蘭陵來寓秦淮酒家葵居雖四旬而容澤勿
減苟見民當賦狐綏也曲心動偕往覘焉異采奪眸
幽香沁骨曲方徬徨不知所云雍氏謂甄媼曰得此
老爲當壚人足矣如有兒及婦不嫌後媼敗意耶曲
忻然曰偕老自吾兩人何憂兒婦之饒君也雍氏隨
而以歸甄媼謂曲曰善視新人幸无全耳遂去不知
所之曲與雍消融晚景者將十年子若婦窃笑翁媪
之漆膠而雍雅度如有容焉曲雖耽樂之從總不出
壺中籠圍盖如甌斯守盈缶有孚皆雍教也一夕雍
卧疾昏然如塊腹隆起捫之有聲唯呼渴欲死思得
曲之浚溺一飲盡且曰甘也曲憐而從之浚不已亦
至疋瘠旬月間其子婦扶雍起稍事櫛髮方蓮梳見
頂有穴深且莫測迫而察焉中有燈熒然上狹下廣
一陶器如酒壘徹其身子婦駭絕失聲雍倒床下衣
服作蟬脫曲號而至曰卿反本而棄我我何所歸宿
耶突有一手出於壘中牽曲臂而入兒及婦奔救則

視無形聽無聲矣遂顧呼族屬來觀曰殺吾翁者曩怪也僉曰焚之便碎之血縷縷火烈既舉酒氣蒸人肺腑無穢息以餘礫壅焉或曰雍之為言穢也殉之以曲其秀才之苗裔歟

邵古音氏曰雍氏薜蔚適願十年之中取精多用物宏不可謂無福願剝喪深矣曲君以潔法以身殉神理周浹事或然也夫惟起於常酒德致頌而稱烈焉劉元石三十生死固不如曲君速朽矣

杞僊

黃山之陽藥王三觀孫真人誕日迎神陳百官迎文雜選少年子肩相逐也一叟卧墻下卷軀類槃瓠聞叱聲欠伸起睥睨羣冶輒取囊中煮豆噉之色紅如丸圓視棗村姬求啖許一枚妖姬紛集偏給而囊常纍纍女流嚙櫻在口歸可三日香遂竊竊焉疑真人化叟以待贈者非無因也無何山之陰女蘿村白氏婦綽約美甲其里是曾食紅豆者一夕夢前叟醜顏而前曰吾杞僊也相思子已投子腹中請獻元霜杵矣綽約心若悅之與為狎歡過生平叟曰汝無僊骨

但久與仙接可以御几男子耳言訖躍入床下不見覺而有異則膚草充盈焉於後男不在房叟自床下躍出交懽而退非復夢幻矣綽約之鄰陶氏李氏咸跌蕩自喜時偕詣綽約室譚房中理綽約曰不遇仙不知有欲之竅也二婦曰若遇諸乎零陵桃無自私耳綽約爲語杞仙一事二婦忻忻願呈其身綽約乘間爲言叟曰小婢饒舌遂欲牽率老夫耶蓋觀其室無人也而熏沐以待自此鼎足之雌惟叟所鑄然三婦自與叟交體貌益妍蕩情亦定而其三男子血色不華形若病鶴醫來但云癆疾已成可勿藥矣綽約之男旋禱於真人祠一道流寓焉云鞠姓善勅勒治諸魅因延之歸見綽約大驚曰色有所授矣第非狐鬼亦非神仙忽瞑目叩齒叱咤曰吾固知是老狗墓木拱矣尙學楚巫臣耶陶李之男亦求治道人曰倩三君之內子長枕大被以餌之彼可掩執也從之二更後昵語盈耳道人袖一刀圭擲之叟驚而走化爲犬毛髮皆赤道人杖劔犬由地中聞逐三五里至林麓喜曰老狗無能遁也施長鑿掘地三尺餘見千年

史記卷一百一
七
枸杞而已道人曰三君分餌以自活餘以餉不能於
陽者幸埋其根萌生焉猶不絕仙種衆方傾聽間失
道人處

傳曰視犬如人視人如藥杵仙可以不死乃逞元牝
之術以喪其陽哀哉鞠道人僅殘其身尙留與脉生
死肉骨之詣無忝大賢也

楚子苗裔

瑯琊山中靡獸不有有生捕之以爲弄者郎氏兄弟
稱首大郎曰子虛小郎曰子杰嘗謂人曰虎子可取
也豹胎可奪也若獅子草上飛者誠如何如他日
賈勇人來行當截犀角南海擒象於百蠻耳聞者壯
之大郎得二彪朝檻而夕調稍不率教捧鍤頻楚展
轉不勝先後盡斃一日小郎禱於山神求遂所獲夜
夢一人如大王者曰吾楚子也以苗裔相託幸奴僕
之勿犬馬之無若令尹諸孫也君兄弟若不悛者當
有以報矣或傳東山有熊館二郎俱往伏莽以伺月
出老熊果以其子入二郎積粟薪於館門若將火攻
者而左右鳴鉦以擾老熊突出爆竹出薪間火猝起

驚竄而遺其子二郎縛以歸日教之戲熊子慧而勤時則持啞者其爲乞食狀又執錢又舞如教師觀者嘖嘖小郎最憐愛大郎則乘醉操之感或棒不已亦累日委頓後遊食於京道逢王孫氏語以參熊精能云何不教緣竿之技大郎諾諾延爲熊傳王孫氏故孫捷學者病未能焉小郎頗悔其執贄而大郎愈躁急施毒手熊子勿堪命也適小郎外出大郎將肆刑威熊子掣索忽斷躍而起嚼大郎首髑髏骨無幾存者而王孫氏以能子宥遁云

熊藥堂曰王孫氏始楚國亡猿歟熊氏周文王師不能保其裔君子傷之已然中山之狼竟遭反噬報亦酷哉王孫挾熊子以行是又楚功臣也

槐里令

會得意河陽人嘗爲里胥所訐尹繫之及歲墓暫釋歸宿中途王秀才家書舍闌其老槐撐壁而已夜黯無月村柝正疎曾方寢息間或促之起役徒數輩以列炬引會謂官釋我何復相給也役之渠告曰此非河陽尹折簡招柳節度辟君耳會惘惘至一城門曰

蠡輝一人云是爲迎春東門至一署題曰槐南閫府
歷數門役爲持刺入俄命會進中踞床一偉官披翡翠
裘鬢髯飄蕭欲眠猶起曾拜之左右進瓊席其人
曰老夫系出河東建牙此土吾主卽大槐王也自淳
于都尉治兵振旅擴地千里奄有槐南大圻今者桴
鼓不聞民思富教老夫將多求良吏薦剡於爾君子
宜膺斯選曾鞠躬謝云某未嫻刀筆何敢以政爲學
禍及蚩蚩其人曰親民之官患不知茶苦子初脫於
桎慮患深矣夫憂之十其身則縛齏以能繭絲

槐安古郡自都尉稱治以來二千石惟神迎上官自
送小僚而已槐里令卽其附屬吾故請於王以子救
弊勉旃尋辭出赴槐里曾慨然攬轡邑中豪猾頗忌
憚之嘗出郭微行見有尸露於野者訪之村民云是
里胥白無畏兄弟誣是民偷擄掠遂死曾勃然云奚
不訴我民云此前令君遺政也白之徒又請援於郡
大吏矣君何過勞乎曾益怒歸以告郡守守惡其刻
勿與卒談會乃發符捕二白申節度爲理詞連郡守
守亟劾之詞云新槐里令會得意小人也撫拾前令

以爲能事且無撓執道路之言以斷斯獄是堅僻而殃民者宜逮治勿宥節度判具牘尾云某守不罪已而罪人恐未卽君子曾令所按得實當復何言吾俟獄成卽逮君耳遂坐獄於柳君之庭白無畏兄弟一訊而服判大辟勿疑前令免官郡守戍遠方終不齒益獎厲會令未幾命會決二白會使呼於市而後刑之槐里一老叟撫掌稱快會還署衙鼓如蝦蟆聲心忡忡然則恍惚身在王家書舍矣蓋所聞卽析聲亂也且而視其異壁外老槐下兩白燈無首疑卽無畏兄弟一瘦蠹凝視不去疑卽撫掌之叟焉

晝圃氏曰白蠹爲害人思加刃况縣令乎何物二千石徇私撓公蚍蜉撼樹不自量矣河東節度舉軼才勘疑獄人中騏驎實元駒之良惜槐南半壁不得盡會得意而官之盡白蠹而誅之也

黜道人

前代何帥某疏汶水濟渠建隄置牖司奔走者曰百其負而工輒隳或曰沙土易塌也或曰木石不繼也師倉皇無策夜禱於龍祠三更後枕畔聞誦詩聲其

費道峰曰大禹駕鼉鼉以爲梁道人其聞而知之矣
覆餗君亦自懷寶吐握之報宜其有焉若其徒驕蹇
被逐殆赤莧所種不可以官也

髯詐

京都浴人處一司湯火者紫髯白皙譚客比之池塘
春草焉無何爲猾所物色華屋居之鮮衣豐饌教之
色笑醞釀詞氣儼貴者相矣時吳門上方山寺有富
甲士商僧慧空爲蠹不法蘇臺之虎而冠者咸與比
周都憲以下贈賄有加尹及長皆其通負客也然性

特狡黠聞香辨影結納在聲氣之先某御史將撫吳
空耳其善誅磁法尤峻豪右心竊憂之寺中故多閒
舍月取賃直來賈客四人僦居廡下中一髯者狀貌
尤偉空之徒問其鄉曰豫人問其業曰販繭絲而耗
本將待所親也問其姓氏髯者未及答短小者代之
言曰彼符子晃吾同計人又自稱爲言而狂其二人
爲馬氏索其廡直客不與較其徒以告空疑是惡客
造其居察之符客詩成見空至袖草作倉惶態空強
掣而視焉懷古云破楚門空霸業沈千年麋鹿竟蕭

森西風黃葉何處九四勳名入暮礎述懷云隻手
豈真難許國寸心自謂可宜民長洲不盡豹狼道奈
此秋風按劍人空詰其寄托云偶錄他士作實不解
其意自此空意非常頗偵伺一日二馬出外戶忽掩
空緣隙而窺符客方踞坐嚮稔言而狂若有陳說一
膝常在地語細不可聽符客掀髯微笑旋以手指戶
外而狂起默然空大詫謂同計人何乃如是旬餘言
而狂告以客久當澡空之徒乃治浴具空又隙闕之
符客肥指如坐二馬左

所怒拂拭選出二馬如懼而從空

緘之數重藏手記一摺蠅頭粲如書諸姓名則皆蘇

人之莠也注居址年貌甚悉先榜其惡後判云某嘗

棄市某當徒遠方某當髡受大棒翻閱將遍則慧空

之號現焉錄空不法事無慘漏判云是當籍其貲以

杖斃空戰栗色灰欲死方怖時言而狂奔至喘急汗

流冥搜不得訪拾遺之人空曰我回收之焉用此也

而狂曰此吾友秘物孰知其用空屏人語曰符君何

人實告我囊無勒耳而狂歎曰不告汝安所得囊然

不密者主客皆累矣空要以誓乃惻惻云頃浴者吾
主人今御史臺也空亟還其囊而告以人定後當有
商權快快而去夜分空膝行詣其室求示梗概但云
主人好明察知吳下多猾難撫未下車先皈依佛耳
空曰衲自思之未有所得罪顧鑠金之口亦有自來
不然蔬笋人何亦入錦囊也而狂意如不悟空語以
所見轉愕然空乞爲地答云主人幸規道途所知也
吾豈以香火情受靴尖踢死哉空哀之益切且願有
所獻卽大叱曰主人大賢安得以世情則之曩在也
省不知劾幾苞直人矣空曰吾投地以訴其枉何如
再四強可詰且空匍匐至符客前坐不爲禮惟呵責
言某而狂叩頭流血空呼痛求貸死良久符客云法
不能爲汝屈我心固如秤耳叱之起謂三人曰是不
可居亟束裝行矣空殊有不釋者與而狂計以黃
金二千實主人篋而狂百之三議始受戒寺僧毋妄
言而遣空送之河壩下一飛槩船去如刺事然是月
新都憲抵關空雜稠人望顏色鬣亦是也而面目都
不類從人鵠立殊無言而狂及二馬氏

宋荊亭曰以善知識之慧空爲言而狂所餌束縛馳驟如犬與羊由囊中寸鏡中其要害也符子晁虛有其表木偶貴人徒爲僕夫所投苦哉夫躬膺節鉞而笑貌聲音勿以傀儡爲監與僞焉者異乎有幾

魚頭丈人

曠無極粵人工爲詩如山寺云樵嘯山左覩僧沿海西龍贈海客云雲立不知身具鶴澤居安見子非魚皆秀鍊之句無極其乘海舶爲汗漫游颿至一處洲島人皆地首自居山下身具龍骨亦不可辨

樹一魚皮如貴人衣謂之知其地爲龍伯別墅司土者爲魚頭丈人能飛行絕迹吸地民血歲大旱魚不能飛民爭裂其皮暴日中以致雨雨不霑足皮出火自燔而丈人骨裂死若三日雨至轍返皮於骨猶無恙焉無極歎曰飛魚龍伯之三公毀膚革以禦天災罪之也因以刀削樹而題云民血竭官庫厚却雨師招旱母活剥魚頭君皮存骨已朽將迴舶時忽黑雲一縷起墅中丈人麾其徒鬻戈鬻刀而進無極戒舟人無恐取海客所贈管城中七首擲之負丈人腸遂

奮死力覆舟旋有無數虵首人戴舟出於坎丈人竟

許宣甫曰滇中久旱祈雨不應則北門城樓上取所

藏沙定洲萬氏人皮就烈日中曬之頃刻滂沱矣豈

知龍伯國中先有此法然皮骨不保則魚頭丈人好

吸民血何為也耶

高定之

高定之淄川人少狷潔聞談狐祟則心怖色變入山

時偶值同塾散去隱几晝卧見一渺小人執索擊其

頂耳中蟬噪身如躡虛空焉然靈鏡自照忽亦大覺

而神告疲矣數日後又假寐前寤復至意恍惚有見

則渺小人遁入几一足也醒而破几足求之中刻三

寸人手持麻一綫知為匠氏麗物命僕火之而水兢

益勵未合卷無間色云新婦貞氏女歸寧之夕高獨

宿齋榻月透櫺紙方清興自慙旋有麗人立於榻前

曰塗山之女實為禹妃願我良人無棄奔妾高背刺

如蝟蒙被卧不應鷄鳴歎息而去五日又至高振衣

起麗人曰橫陳不御母乃忍心妾願效織女而不願效上元願君爲郭翰而不爲封陟高正色曰神仙本爲其無妖魅必言其有僕庸才也何敢涉幻想麗人適坐凝睇態嫣然高或驚其艷則坐近咫尺高急自惕云是戴骷髏而拜月者何美耶則坐隔丈餘不可卽焉又五日而至解襦登榻高入室寤逸出麗人曰何見絕之深也牽而入引臂同枕執高手捫膚香膩殊甚高瞋目呼痛自腰以下無染道經人竟無知之何後真氏負麗人苦真氏曰物敢欺耶需耶再至當伐其耳語未竟麗人縱步入衾矣高夫婦并力推墮聞涕泣曰氤氳使一言自求其咎何爲逢怒棄置下塵凝脂之軀不直草芥命也天乎遂不見高嘗寒夜飲隣家酒一鼓還內寢兩妻一枕眠鼾聲相應駭絕一呼齊驚起睡如未足海裳非一樹嬌燭之難辨其僞兩妻互抵並護高高潛識真氏女有痣一點在尻際審其無者逐之後一夕夫婦共一枕高夜起覺左右妻各一燭其痣又復同之輒念蠶蠶之領不堪一搦當痛楚以觀其號遂雙扼其腕真氏

痛欲死而假者遁去自是高不敢擁真寢孑然獨寐
聞窗外細吟云夜半銀缸照玉膚妾身雖異化羅敷
風懷終憶管男子兩賦不煩宋大夫何處鴉媒能締
結此生鶴夢想模糊龜山阿母應相笑求士元無如
意珠高叱之遂絕

吳念胡曰心動近色定則遠焉妖由人興固已麗人
忍數四之辱無柰曰緣亦淫而愚者矣前夜友人輩
談定之事問執手捫膚時幾人瞋目呼者僕不敢彊
對

大笠僊

江南比歲不登沙洲淤處出黑泥苦焦麪民餓而食
免於道殣明春腸胃如土聞穀氣則噦吐一時疫作
勿及藥石者多驚觀音山下一村巫奉九烈元君初
不知何神也巫家妻小方病夜夢神告曰恒舞酣歌
腹中土滿不遣吾孫治安有瘳乎日中來一客彪軀
不凡緣髮承頤修眉覆目戴大笠如繖入室禮九烈
神並拜巫曰遂以先世香火為累巫憶前夢曰君將
活我家耶盍施仁術大笠者笑曰吾無藥籠物又非

雍容輿馬之賢何所徵信巫曰此間和緩先後物化矣願君治勿疑其人遂諾聞室內呻吟聲則其師婆奄然一息耳不脛脉不繕方惟命湯水試浴露其体毛皆碧色自拔臍下數莖引以浴水云師婆身有鬼骨宜治以此毛勿詫也裁飲一盃病若失矣邨人乞治者咸集其人拔綠髮授男婦長鬚授老人小兒女則毛取於眉俱如師婆飲法一日之間鬢髮復起他邨人詢知仙術爭掖之往毛髮都無所吝惟行妓懸腰鼓者勿爲治羣代之請其人歎曰鳳陽婢必敗吾門戶此輩寧可救死哉不得已以處鬢髮者置漚器中以濯足水灌之而愈或飭以酒食却不受日啖粢餈數枚而已衆詢其所自來曰小隱台城下姓名不欲人知愛我者第勿過訪飄然帶笠而去邨民感其德置大笠僊祠祈禱方切而鳳陽行妓頗銜輕薄潛物色台城邊殊無墟落叢木園大柳一株長條拂地中有勁枝葉垂若蓋恍惚大笠之異譙炬夜燒之竟燬其半而祠中神像白火血食斬焉巫家繪其神置九烈元君之側

雜記氏曰伐毛療疾幾於墨氏頂踵之愛然承祖命恤民災義也乃報德之怨出自淫娃則不如視死之為愈夫荀晦迹深林勿露笠影劫火當可逃諸而切雲崔嵬為人所筭鄭子華鷓冠之聚殆前車焉談子紫岑曰黑泥據胃為死主柳以生木治之因尅而化也大笠仙身如藥樹而鬢鬢者卒以召禍風流木庸可恃乎

羸妻

晉叔牛耕雲業獨羸年二十而未室所在聚蝶鬢為樂慈馨酒灑炕兩鈴風自負狎客矣過汴州市獲一俊羸皓潔無垢瑩面微長而黑眸剪水尻股之際時露丹房知為守雌者性與他畜異飯芻齧豆非主人進不食中夜嘶動牛至慰籍而後安牛亦愛之極移床近其槽則帖然也牛卧疾哀嘶不已瘳而料之鼻接如笑牛嘗醉語羸云苟同寢處誓不以他族為嫌天使我為大陰人則牛子當配羸妻矣羸熟視牛如點頭者牛異之自此羸不肯他載惟負牛趨一夕醉卧遍体為羸所嗅牛幾欲淫縱焉而恐大非吾偶終

不果後乘羸憇獲鹿逆旅羸無疾而蹶牛不忍視喉
間一縷如息夜獨以燈守若夢若醒間覺有嬰語出
於墻下迫而問之白皙女子也牛疑爲夜台人女子
逕出後戶招牛與偕一舍燈光熒熒遂携手同宿重
門廓如牛自慚無具女略一呼吸如工內視者牛大
滿於志女哂曰近亦聞教於大陰人耶牛始訊其由
女曰以君愛其妻聊作幽歡耳牛驚謂汝已化人身
乎女曰未也生不能合以魂接之則牝牡無間耳牛
云然則吾殆非人歟女曰人則猶是也而物則已矣

因再接而後已女招牛出戶得巨流中聯臂而渡緣
溪口入小港徑窄不容一身女被曳不見尋有曳牛
出者豁然洞曰見女尸已斃卽厲聲云何殺吾妻人
竟捧之地氣結復轉則僵卧方五更焉視其羸亦甦
矣相對若悲喜牛以獸交而兼鬼合不敢洩於人復
數年重過獲鹿狎一雛妓問能種育否妓云妊也何
害而誕也可虞昔吾母以某年月日孿生男女而皆
不育腹撐破且爲人談助教我無受雜種也牛駭問
何爲不育云女墮地作驟鳴卽悶絕之男臨盆則作

君輩嘗人語亦擗殺之也牛咄咄而已然自與騾妻
歡後牛之具不諧於常雌遂不能空
伴石氏曰耕雲馬走之豪狼籍花間久矣而伉儷雅
誼祇得中宵再接耳天之報騾夫云胡不酷而揚鞭
輒置人者雖士大夫不敵固將使老妓擗殺之

芥勿山石道人著

張陝西

不倒陣

魄裙

騷老狐

蛆神

度索仙

武君石彈



史生雜言

蝦蟆幻

帳中賊

蛛絲帽

孝廉債

假天狐



蝥蛄雜記卷二

張陝西

竹勿山石道人著

濟寧主魁以負心遭神殛其門戶遂衰薄不振有王
忍之者魁之後也牽小衛賣方士子虛樂舌做九達
衢過客觀而不信日不及三十錢利市炊時水焉聞
海神祠名卜靈往占之得詞云弓長矢短來罕去罕
有馬累人一土不滿尋一客傲居其鄰貨諸飾美物
本計亦渺而銖積漸寬詢為張姓秦人市中爭呼為
張陝西者忍之與談輒自毛遂張延與同計始給其

質吉佳已

卷二

一

藝直繼乃合貲本在張而利亦及王不十年忍之家
竟充裕矣一日張聞陝中饑又久斷音耗將歸視其
妻子與忍之謀忍之從患勸駕張以千金壯行色餘
錢及貨除逋欠計可得四千緡付忍之曰存以貯君
舍猶吾舍也會晤不時但擲四千足矣利非吾所及
忍之慷慨出錢送張涕泗作別張還陝半載疾大作
妻率二子繞床悲慟張曰無戚吾營闈闈於城勞
極勿藥今歸而病劇不起乎然十年爲客得與卿
輩訣死正首

任人王忍之吾肆中雷陳也以四千爲託吾死母子
亟投之以貲歸猶可自存耳因力疾書一紙載巷陌
門戶甚悉張歿後其妻以二子乘牛車至濟寧踵忍
之門道所自出其死友札忍之大笑曰若喉矣張陝
西有四千而不自携去者哉故友之家分宜厚郵今
索道曉曉雖一塵不以留一飯不以歎恐鄰里之言
謂忍之畏債主也遂麾門外張之妻自念一家言不
足爲據遠方人卽控大邦亦無益二子又弱小無還
鄉計奈何因與二子嗚嗚哭於野寺里老有仁心者

憐其窮泥數椽舍授之婦工織罽物二子採薪柴焉
僅不爲殍而王忍之醜如富賈出必乘駿或駕兩輪
家中蒸黍爲酒磨麥爲饜槽後畜如林也秋曉戶方
啟兩健羸奔入齧於槽驅之不去僕告忍之直疑天
實厚子而益以牲力日可多研數斛麥矣時桂淮關
者遣吏輸稅道出濟寧近關三十里遇兩羸失所荷
物四千兩羸者追之及關而查真接四出金鷄夜動
聞羸聲出院落聞羸者大驚云此吾畜聲也尋其舍
不獲一人導而前逕入王忍之後槽兩羸方相對鳴
也旋繫忍之於州堂官詰所荷物忍之不能辯受三
木焉願破產以償失期卽伏罪官強從之桎梏五日
始償足卽以授淮關吏而杖忍之忍一婦挈二子呼
而入跪陳死罪官訊之云前夜一人叩門急燃燭諦
視惟四木篋無人蹤發篋見銀如雪此必盜賊也孀
嬾弱兒適足貽害謹自首訊其家則感然曰故夫陝
西張某也驗其物實關稅四千兩忍之大呼云冤哉
民也傾家償稅今稅在矣何以償民官方憐張嬾之
厚而嫉忍之之狡一紙自梁上飄墮則張某向忍之

索遺舊札官愕然問婦前事遂泣訴顛末官歎息良久云奪死友之財為生羸所耗四千符合何奇也是不還張某者吾亦得罪於帝天矣遂判云王某負張張某不累王也宜贖四千以慰張之魂責四十以懲王之猾乃送張婦及二子以四木篋歸陝西署於械曰王氏舊欠物而忍之儻行次且不數年家仍壁立猶不齒於清閭

蕭曙堂曰魁棄妻忍之蔑友何王氏之多賢也張陝西傾筐於匪人妻子貽感而秦賈之愚然一人尊者入槽一人叩門示本篋一紙梁上來索連芘兮芴兮張之靈幻不可測倘亦海神狡獪變化以報孤恩人而明笈詞之不爽者歟

不倒陣

戈太虛家維揚仰巖客鼻息服用之細後過尋常乘官舫遠遊輒自誇異以為豪華舉動迥出意料間也春日自虎邱歸見市中驚僂備者搓泥繪紙多為不倒翁而大者比栲栳細者若指節盡其物買之盈載而歸齋旁一室紛陳者上下其壯揚之名流無不軒

渠矣斥鹵之夫則咸謂戈君有不倒瘳嘗暑夜醉卧中庭聞笑語出階下裸而視之則無數擁腫短人相撲爲戲仆地就作盤中舞旋而起一渠帥領其衆蹠跚焉指揮左右亦腹負將軍矣戈方咄咄問螳兵大集團之數重渠帥領曰能生致戈太虛者裂土封之戈駭絕掣老卷奮擊聲如敗鼓皮幸此輩赤手無闕具惟以頭搶地躍起而撞其胸或厲聲嫚罵或恨不撲殺此丐頭戈大呼突圍短人亦無能當者遂局戶而叱之曰小魅安敢辱乃公哉陣間羣話云公之爲公三尺童知之矣見當道則倒見大販則倒見妻妾如狐狸則倒且也見膏沐小郎則亦倒是終身皆匍匐場也僕輩憐公無以自立故爲不倒陣以憤啟之戈怒甚取泥丸自櫛眼彈之若應手斃者塊然而崩衆響竟寂厥明視階下則一大傀偏倒焉彈穿其腹疑卽昨渠帥也由是誅其黨悉我之江後亦無妖異歐陽伯庚曰積而不散雖金銀之氣亦能爲祟况略似人形者哉不倒諸君抑掄戈子數言幾於捧喝戈子忍爲大戮而惡不自悛七尺昂然不顛而躓矣悲

夫

魄裙

息縣馮生眉文貌豐美娶姚氏女舜華儷風妃月三年莞笑中女工筆札疲於吟遂得瘵疾生憂之舜華云三歲婦不勝巾榔鵝翼西飛所不忘者眉嬾人也小妹舜英少無嫌猜君能續舊好者死之夕生之辰矣生惻然云何遽至此及疾革舜華命取所御蝶裙刺舌血噴之授生云吾即逝魄棲於是豈寂寂居泉壤哉遂瞑生號之慟幾欲無二疾既去心亦忘也

於姚父母憐而允之生返室悽愴捧魄裙而泣既寐見舜華冉冉自裙際出登牀燕肌如初生問難捨割否即吟云何處生天尚有身愁雲愁雨漫為神不曾綉罷鴛鴦枕留得閨中未了因返身下床匿裙際如煙然生既寤疑為精感亦幸其時至惟夢中不及續舜英事生亦置之及舜英入室期近裙若無靈焉合悉之夜背缸解襦小姨羞澁惟丐君徐徐云爾夜半生又乘之新人縱体暱郎忽易前度如酒人大小戶不同科也生亦意其心蕩耳遂口占云為憑小妹休

唐突阿姊精靈在蝶裙新人續云何必鬼妻新舊別
前山雨即後山雲生惘然聞幃右欠伸則又一新人
焉生大駭驚爲異物所擁新人曰此吾妹舜英也妾
憐之爲承其乏而舜英惶懼出涕曰姊怨我生始知
舜華形見無佗也並締其歡夫與妹各執一手話舊
舜華先陶後笑了不異人鷄鳴謂生曰吾暫去視魄
裙而沒其後無夕不會人定而出奕棋投壘少戲時
或黍之長枕大被樂意必濡而陰陽施受之事姊不
敢與知以不能子也無何生將挈其家避地於楚舜
華來別云茲月堂轉輪以羣故滯魄于室乞君割幽
昏之愛專事舜英焚吾裙可矣生大不忍曰卿卽不
生吾猶未死焚鄉魄卽自焚也安乎舜華云誠亦戀
藁礎然楚遠難從若以裙繫妹腰者當合体事君妾
固不願生矣從之舜英一身而人鬼具焉午以前織
維操作琮理內政舜英也子以前猜枚賭詩游戲筆
舌舜華也交接各有其時態度不假歲餘魄裙血如
洗矣二十年後舜英病勿藥而卒旣殮有女客撫其
棺而慟衆問以何瓜葛女躍而入棺重不可舉舉之

人倍其數

施耕霞曰情之篤者生有盡而死無窮婚何必幽魂何必返以生者神爲離合而已吾獨異其始則肩隨終於体一其姊固情人妹亦悌弟矣馮生何遇之奇也

騷老狐

女巫天魔喜者祝氏女艷都人年十七而艷繼其父母習降神術因以授之川東人悅其貌神其技號之爲天魔喜也喜性跳梁而畏鬼者不敢戲巫以召灾故喜辭烏台要不遂於願邑之蒙阮翁年七十矣善謔解頰而有醇酒婦人之癖見鄰家痲疾者請喜降神口流涎焉未幾而翁疾作發狂大叫皆靈官力士之言家人子孫禱禱於神願以喜治翁少定三日喜乃至其術歌舞以致神神至則語以疾故用牲帛如禮神退而後已是日翁狂呼如前喜曰陰溝中厲鬼爲虐當降天神治之恐室中人驚矣翁復呼云喜師救我今日觀者不祥兒孫可亟避舉家奔竄恐後喜歌詞淫褻翁心動笑前擒之狎於床喜

始猶鬼語翁既解鈴始無拒態翁謂曰陰溝中厲鬼
卿不畏乎喜曰鬼雖在有騷老狐驅之何畏也翁曰
爲鬼母樂耶爲狐妾樂耶喜曰願爲狐妾翁乃告於
喜之父母納之聘以爲小妻

合州董髯曰覩多淫鬼所憑矯誣之徒充全固稟惟
喜爲覆而翁能射之故靈犀有通兩兩相照白厲鬼
曰喜師曰騷老狐又曰狐妾幾於一噴之穢然不獨
與豪亦緣語妙長陵宛若昔聞其事但不知東方老
翁亦先有桑中之言否

蛆神

蚘行之歲有虹精落鼓子城東化爲女子食小畜爲
邨民所覺逐之投澗中不見兩餘一縷青氣蓋天中
因識其異然是邨人家多潦倒謂虹見乃咎徵云其
明年山北一田家夏曉荷鋤出門見白物自檐際落
牆下形如碌礪而長混沌無首尾鱗爪奮鉏擊之如
盛氣之囊虛不受槌適牛車過移物置輪下碾不斷
乃縱之門前溝其人病累月未幾白物又見於里正
來坎而埋之里正竟繫獄半年也後人復見者穴立

至比於鴝鵒焉邨有劉姓賣醬翁者二更歸舍門限之際踏一軟皮如猪脬旋滑而墮燭之卽白物爲梗翁殊不駭異呼家人出率以羅拜祝曰蛆神非禍我家者願設祠厠旁月有享醴母爲俗目驚耳祝畢物倏尔不見奠於厠旁小舍蛆神孔宏而翁以賣醬起家矣翁之子習騎射墮馬損腰肢創甚醫不能療夜半呻吟卧地背熱如炙覺有肉枕微腥旋轉於体凉意颯如腰愈而勇健自口羽冠與鷹揚宴翁大喜蛆神小舍植旗竿一校以旌其靈一士爲迎蛆神之

媚翁翁乃醉舞婆娑

諷曰蛆在天幘在地

首柔質圓智我其貽蠶之以配於後帝
程抑谷曰其鄰見之不祥而富家祀之大吉蛆之氣與富感耶夫人棄我取以非鬼之祭穢及苗裔何必

度索仙

欸章李能白少孤苦勤舉子業而負性迂鈍文不如人先聘楊氏女以未青於衾弱冠不能娶獲雋者至笑之時文戰於社李生尤劣兩殿其軍恚甚不敢佔

畢故舍聞林氏園亭幽潔無城市擾僦居梅屋中篝燈夜讀倦或錐股而哭一夕剝啄來一客骨格槎枒紅鬚在面李懼而延之坐其人曰山中之樵不能適用於時聞君刻苦過人請爲他山石耳李出所爲文示之其人曰子方其心扁其筆纖勿能入鉅勿能出雖枕經靡史臂之胸爲舟鑪靈藜勿爲我用也夫藝苑中多販夫能悟則竹頭木屑皆其材不悟則玉魚金盃徒爲殉子記誦之學而不求悟苦何益哉李竒公論而以貌惡爲惕遂揖而言曰先生將啟予也如

澹臺之面目何其人笑曰今日擁虎皮者好爲有道客矣宜子亦皮相其師哉遂出戶李忽昏睡若有促之讀者驚而寤則一螻首蛾眉人端坐其側李疑爲狐魅坐者曰子勿疑吾度索仙也頃爲子所媿故現美人身說法耳盍執其贊李曰先生乃不櫛秀才耶爲女則妍爲丈夫則惡惑也滋甚坐者曰以子頑也恐不勝俊師迺爲幻相今可教矣何隱乎李遽下拜呼之曰仙師仙戒李勿讀而燔其所揣摹八股文且則偕李游大川登崇山李委頓仙擊之行交秉燭相

對無言坐如是者一月謂李云弟子心雜宜婚矣仙
自詣楊氏爲李請婚曰有婿如李子患不騰達耶而
冰泮愆期也婚三日仙復曰弟子膽細宜飲矣爰以
美醞命之醉如是者十日痛戶而詔李曰讀書不熟
當視吾目方雒頌時仙以盼授其慧李恍然有得遂
無遺忘將擲管仙又曰爲文不熟當觀吾嘔李一構
思仙遠山凝愁而文中妙緒若抽矣未幾社廟文士
無能敵李者有少年兩生歎其精進夜詣林氏園窺
之見麗人在室嘲而入李曰無妄談舌吾師度索仙
也憐吾愚而賜之啟沃耳兩生私語曰安得遇仙殆
薛氏校書流矣旋空中有扑毆兩生廳者咸抱頭謝
李曰吾師仙人可謔語哉爲之請而釋兩生頂禮乞
誨言仙曰君輩自有師承毋見異思遷也懷慄而去
李以是歲捷童子軍一戰而舉虎榜仙頗自得李事
師益恭一日忽謂李曰子試春官當得再捷惜師資
盡矣吾當去李涕泗云金針得度花筆方傳自揣何
辜春風棄我可奈何仙惻然曰撞鍾攻木初無問然
今此之行以吾仙体未堅恐遇正一之徒當避其雷

靈劫耳遂辭去李惘惘竟日無何龍虎山張真人過郡館林氏園側李從衆中觀場忽爲法師所縛告真人曰妖也李呼曰能白遊於庠舉於鄉而道人目爲妖則妖者疑卽道矣真人叱曰子所遇者必非人李因以衣鉢告真人云是矣君學業雖進非鈍質本來人化於物也漸摩几席久之師弟易形及今治之他年富貴而不爲妖物書符錄石李而命法師儼園中物以最古者爲驗返報云惟千葉桃古真人云此卽度索仙矣其神通遠海懼五雷法也無淫隱且置之

李後成進士官尙書郎奉使祭告南海風起舟將覆一女道士乘舟如半桃仗劍指之而風定李詢以何神女道士笑曰豈有本師度索仙爲達官而不識者哉李大感泣問何以復歸答曰當年避五雷法遊海上諸山事何仙得聞大道此曰道陵之裔亦可折簡招耳偶作南游竟爲弟子解厄快哉李再拜請曰弟子亦得學仙否卽云仙之理愚而實非智士所能吾教汝聰明取巧宦足矣何必仙笑入雲際而去知退齋王人曰女先生師範旣佳是以巧笑而生智

此書卷之二
三
慧心者李生因極始享宜有仙授矣夫鈍才猶可以
教而巧宦必不能仙傳薪之難也如是

武君石彈

武大智曹國人幻惑跳好弄能以指彈物取泥丸如
豆彈屏間獸環十步外可命中癡蠅集於牆者久亦
能擊之乃習投石之技曰事不師承意匠獨造山骨
固非利鏃人來襲者舉手亦可以還向於射而射
始爲武備哉乃積石小於拳者四面懸鵠投之皆穿
或譏其嬉戲大智云天下爲戲也公等倖而仕進兩
手如死匏草澤一何

耳吾精於此技

日爲懦更增色也既壯成進士筮仕秦中令地多回
人爲劫虎姓兄弟三害流毒邑中莫之能弋武君募
兩健兒自隨登妓樓遇虎夫裏石碎其鼻束之歸又
偵營卒會見虎氏昆季與數人博排闥乘之石擊虎
二腦仆地死虎三躍起蹀中石亦被獲歸而置獄虎
兄弟皆以淫殺伏辜又訊一偷兒短小能鍊骨杖一
百而神氣洒如武君奇之釋其囚充捕賊使其人善
騰擲持短棒倚城下超上敵樓尋還故處人棒聞暇

名之曰孫飛武君教之手技亦善學特非其長時有
丐僧集徒於古刹網羅邨姬聞者髮豎孫飛進謀曰
髡賊惡盈其貫願率諸部討之聞多從少林寺來者
若鬥力恐難驟勝請令諸捕鼓譟攻其後而使君當
其前彼必謂鳴琴者易與也而馬上手彈之伏起擒
數人則餘黨潰矣武君用其計及期懸革囊貯石乘
馬臨刹前僧徒果突而出武君策馬爲逸狀一僧曳
馬尾摔馬上人武君探一石裂其背顛於地兩僧左
右翼進武君盤馬忽迴探兩石一着耳一折脅皆倒
僧徒竄至而蹶飛率兩健兒出棊薄聞其縛三僧以
當囚鋒諸捕從後出者遂合圍焉僧徒大驚泥首乞
命爰盡俘以歸置之法由是秦中劇盜爲之語曰水
逢火炭人逢武君石彈後武君以事至鄰縣中夜有
賊越獄走其令求援武君携孫飛疾行荒谷中落日
無煙火聞老姬呼鷄聲四顧皆叢棘也孫飛曰山居
而逕過深者非高人卽匪徒耳請察之緣樹行見一
家邨樓窗不啟還告武君君喜曰凶在樓內急捕而
得蓋囚方掩牕而剪其蓬髮誠如武君之見

王可堂曰擒三虎易降衆髡難時無猿飛將武君不武矣觀其料敵於古剎察囚於空山精能可愛然非武君不能用其才措大書生率二三短衣徒上馬擊賊如風之捲葉網之收鱗臂指之道得也而况於野宿貔貅者耶

蝦蟆幻

純口人賴成名柁師之猾挾詐積千金私夏氏女小南室之成名嗜飲善噉見人爲殺生之戒必呵之爲不祥小南亦旁搜鮮物以厚其媚一日滌器河濱所躡土如墳起而動呼成各趨趨長杖掘之則巨蝦蟆如箕然成名喜曰此必異味也碎其首剖其腸血水皆白小南調五味熟而獻之成名大嚼既盡佐甘酒數升興轉劇命小南續沽歸則盃殘炙冷良人奪焉隣人來詰無以應執之詣官索小南姦狀無所得械手指五木求死而已其令夢一人告曰我楊戩也生前現形於床爲盜所爛我賄而遣之令秘其事因生而怙惡雖兵死而解未成浪迹鍊形五百年矣詎意前盜復爲賴成名以口腹故烹我我故解其醉骨遁

而歸土無他也令方悟蝦蟆之幻就食處劔土三尺
餘成名立焉如醉死者小南得釋尸盛書出門中多
鼓聲舉者驚命小南點檢成名竟爲巨蝦蟆蹶然起
躍去無復見之
程抑谷曰蝦蟆不能自遁而遁及死人不可測也沱
陽俊骨多多獨鍊形於猗佗師之醉骨尤不可測也
彼生爲賴子死則成名又何憾焉

帳中賊

胡僧傳聞諸生放誕過人尤不矜外行幼居鄉塾中
凡不雕之童輒餌以爲好有陽生者未成童而絕麗
真羊車中人胡以計狎之涕而合共被三年陽生意
如惓惓胡矢以富貴勿忘語旣冠胡食餼於庠翮未
之摩也陽生遠遊以京兆籍翮起不數載由部郎
擢台垣出按南海矣胡郵以書云鷄羣有鳳同時堞
者榮之落魄之夫壯心遂死總角交如大夫愛非膜
外誠不以下體見譏請以青油幕置吾矣陽生答言
曰輶車云遠遂曠風期氣憶聯床故人嗒焉喪偶若
命相思之駕慰我渴懷旦旦之詞必有以報也胡得

書大喜謂所親曰陽大夫情聯舊雨行當竭我股肱
報於知己一詣都台身非我有矣人頗薄其志得胡
至按君幕陽生接之温温如也爲之廣陳聲伎醕酒
無算賓醉請休乃延之寢室胡狂態失魄請屏人語
陽生諾之胡云君無忘貧賤僕自念糟糠也陽生笑
曰勞卿遠來羞爲求仕然失身久矣敢爲解豸冠惜
囑胡卧帳中而自起如廁胡偃息以待未幾聞所事
傳呼聲如將訊囚者哭有卒士數人大吼入寢室云
急縛帳中賊勿失胡愕然竟反接而出擲墻下陽生
大笑曰汝犯法當斬復何言胡悔甚聲淚俱結命取
上方劍斬之而竄名於盜

李勣曰符堅見拒於阿房城庾信不安於青油幕此
輩得志必報其前者之辱也胡僧傳淫而肆斷袖之
情一朝授首安得爲鬼雄哉

蛛絲帽

吾鄉席帽山下有醜於酒者居鄰村塾嘗夜醉則裸
體入塾師弟子畏其鋒者聞聲而避矣一頑生謀
於衆曰酒醜屢犯書舍先生擁被同人捲堂忿不

可忍也聞其父死厲鬼其妻媚五通中餒久矣請魅
之眾爲治具績白紙如絹厚數層爲三尺帽衣用所
卧毯爲之諸生匿迹惟頑者立短牆以伺其人更餘
酣自門外呼竟不至倏見一人循牆而後來如所魅
狀肩與之齊頑者訝而笑疑爲同舍生效顰也伸五
指批其腦啗曰小鬼亦矛盾我耶其人方大吼奔走
而頭若科焉諸生聞鬼聲執燭咸集頑者方縱容脫
具而手冒鬼帽如蛛絲曳之甚長不可斷縮如鼓皮
腥欲翻腸胃因火之後夜牆外有人索帽喁喁久而
詬誶亦無人應之未幾酣方枕籍其家忽所戴笠子
火出上炎室爲煨燼而鄰塾竟無恙疑爲索帽人遷
怒云

王月樵曰將懾狂夫偏驚愚鬼蛛絲帽獲則焚之何
等氣燄而因以燒酒人之笠洩忿亦奇頃見罵坐一
僮令人悶絕自鬼觀之皆煨燼餘耳何必狂

孝廉債

鄭州錢守約初授京秩歸擁厚貲惴惴不出戶有子
萬斯小字青郎貌妍秀如雅人而心竅茅塞年將冠

字句不能屬嘗爲龜鼉蛟龍文四字聯翩一行三四見如斷蚓然見者噴飯從師食羊羔問曰雌羊羔何如公羊羔師愕眙方徐曰其文短可讀翁不令試童子營俊秀以道旁收遺才入貢院安於曳曰惟啜蔘湯食珍果而已同舍生有知錢氏富者期千金潤筆飲成文焉其二三試皆以賄易草榜發竟捷旗鈴之至童嫗悉驚青郎懼而啼翁記疾不受戚黨積初有男經貝思臧者自隗爲塾師翁不納殊銜之深聞青郎捷報率善嘲門徒數人登堂鼓掌曰青郎俊鷗吾

輩老鷗宜退也第無以服榜外人吾誠荒謬請與青郎面考於郡庭如不可當投牒撫按一門徒曰先生何不自量歟青郎今才子吾見其禮云一章破云六云兩乎哉者禮玉帛樂鐘鼓也誰能豁眼如是又一門徒曰青郎聲律追唐人如東風解凍詩頸聯云有解皆成凍無東不在風吾人吟再世不能爲矣並與思臧或笑或哭時舞時躍觀者塞戶隔翁丐學官解圍贈思臧千金其徒則百廣文之橐豐焉學使者以物議盈耳當青郎晉謁時摘其名將糾治幸翁故識

面出寶玉賂之而免歸里後錢之私人奔走市廛者
釀金爲禮陳梨園於庭翁誼難却州侯過其門張樂
不輟侯勃然曰胸無點墨購他人文以玷虎榜破家
之憤也諸傭不弔而賀速之敗耳吾不陳告大吏發
大獄何以培士氣哉翁聞之泣曰羣優害我率青郎
謝長歸州解而侯怒莫解趣案吏劾續詞劄日將發
時州將金尙白與侯同姓聯其枝爲苞苴之嫌翁乞
尙白關說餽文金曰不腆威儀之敬餽武金曰二旅
爲犒又州倅參軍曰禮儀無缺也備弁之屬曰步
惟所命也旬日而事定或夜榜其門曰昨夜文星泣
涕漣登科欲喚奈何天阿翁還盡孝廉債方信毛錐
果直錢青郎心悸半生竟不敢試禮部
吳西園太守曰曳白登科如剜肉成瘡天之禍富人
也幸而場中傀儡惟利其財以墨汁未飲之人忝爲
鹿鳴賓客而年年鑽故紙者白牘猶多豈文星亦比
錢神耶然不才如錢青郎傳笑藝林正自破家不能
贖不孝廉又孰從而齒牙之

假天狐

兩當縣山谷幽阻貧民多穴居有晉人行翁者挾貲
來誅茅其地園圃植蔬果雞豕笠師儉嗇風焉翁
子女各一而擇婿頗嚴將一舉而獲二曰婿吾子而
不婦吾女不得也女之夫而非子之舅不得也邨鄰
皆笑之號爲行不得然女已過笄子及冠矣其媪請
通融之翁執不可一口有駱翁踵門云言媒者自秦
州來有井氏子名應宿女字小宜某家亦願爾配如
諾其請則後月之吉並就婚嫁可矣翁將有所訪駱
云婿以車來婦以貲遷又何疑之有置其生年月日
時而去翁謂媪曰果爾是哉非天作合哉昔者有志
竟成事也及期日已夕矣無車馬喧翁竊恨駱媒給
我邨鼓初下駱以井氏女子聯騎至焉應宿故豪士
小宜亦楚楚姿翁媪皆喜命子女出兩隊小夫婦齊
拜於庭各合其香於寢駱媒辭歸其旦村人來賀咸
嘖嘖乘龍跨鳳之美萃一門庭矣未幾井氏翁媪亦
至居陶穴中云家爲佻人所焚徙此依子女耳井翁
善風調井媪裁四十麗人時詣行室飲蔬畜爲之一
空酒半翁與翁跳媪與媪歌兩家子女胡琴摩阮柳

鼓爲節譁然滿室旣而井翁射行媪之覆井媪送行翁之釣小宜應宿各調其夫婦殆不忤云後一夕行女走告其媪曰應宿之父將爲賊施矣吾故亟遁行子亦潛訴翁言小宜之母非人也欲汚其嬌客行夫婦大駭曰牝牡無行宜逐之告於村人登井氏之穴詈而鉏擊井翁笑曰田舍翁母作劇耳伸兩指叱咤村人皆倒退反翁行氏家行翁跽謝而止然自此井氏一家鼎沸於戶外矣適女道士狄師過其門書硃符爲鎮井媪至卽唾其面狄師自解其硃符被厭竟無靈東山僧律公諷經數卷陰火出譬際焚其後衣則小宜狡獪伎倆也懼而走行翁之弟在陝者延法師左君至左故習龍虎山術爲壇攝諸神司土之神滕行於井翁前巡方之使叉手莫敢仰視左君大驚告行翁曰妖力矯正法思縛之易而誅之難出圓物如彈擲空中旋轉不已井氏翁媪及小宜云道士能弄丸戲也左君厲聲喝之彈落地爲巨甕而吸三虀於內緘其甕口外施熾炭云此吾師煨妖法觀者如堵一村民出鐵椎碎其甕左君變色云吾計疎也妖

逝矣旋有炭飛左君前藝其冠及髮應宿呼曰破汝
甕燒汝髮法師憑何法耶左君切齒去無如之何登
門詭浪如故行君問仙系井翁曰與親家言不必諱
也吾父子皆得道天狐耳然井氏翁媪益無耻竟亂
行子女行氏媪登堂詛咒云元天黃地令皮狐爲祟
願爲天狗嚼狐首穿狐腹抽狐解醢狐肉條大雷電
一物如狸燦金目入行室吐白氣如練四繞床第冷
然飛出兩鬚子女之房寂然邨人來報井氏穴旁斃
四豕焉或斷首截腰尻毛血遍洒無何有老叟告行
翁曰妖物宣淫其毒在髓君子女殆矣宜出丹藥治
之一服而惡溺並出行翁曰叟殆仙靈耶術神乃爾
叟曰妖假我之名我遭君家辱故亟請於帝而劍誅
之天狐自有真耳可狎侮哉行翁率子女投體謝叟
揮手若媿焉

陶香圃曰井本之精穢其門內卽獸徒亦所不齒然
假狐才名竟爲狐戮天之假手何奇也夫狄師之符
律公之經左君之煨均不及行媪之詛咒義憤填臆
固將豁天門穿地戶恤其難而救其災僊佛菩薩聞

而下窺矣而况於天狐

虫生於言

三

續結雜記卷二



